



C 91735

第八才子書白圭志



陵程象川

卷之第二

第五可

美玉裝封肩庭瑞

菊英洞房識好人

美玉由來奸惡未形雖遭投押人尚
憐之今則閩人之書肩人之名亂人
之節其好謗更甚於張宏矣

白圭志

享一

科場將近自取鎖押之禍娶事將成
又遭杖挾之殃雖好人善計亦奚以
爲徒自取辱耳

本爲一庭瑞却弄出一美玉本爲張
村成親却弄出院上成親本爲身披
紅彩却弄出頸掛素珠本爲洞房文
歡却弄出法堂叫苦令讀者時怒時
驚而畏時喜其文法變換之妙大有

可觀但長沙縣之枳椇勝於紅羅帳
之交合名矣

庭瑞有才美玉亦有才庭瑞有貌美
玉亦有貌而菊萸獨愛庭瑞而不愛
美玉者何也蓋菊萸守身以節非苟
取於色者也美玉自負才貌故敢冒
名而來欲以才色動人不料此地全
然印之不着

口圭志

亭二

若使菊萸早與美玉張村一會可無
合卷之失若使庭瑞不取菊萸回衙
可無院堂之榮若使菊萸徒愛才色
可無洞房之變有此一番榮華有此
一番雅趣又有此一番苦楚一篇妙
文真令讀者不測

話說王夫人接閱女兒書信亦作書令王
中送與女兒以安其心自此王中常常走

動到也安樂一日昆山自外來手執題名
錄一本對其妻郭氏曰可喜侄鬼庭瑞已
中了第二名舉人郭氏亦喜惟菊英一傍
流淚郭氏大疑乃密問之菊英乃以吳江
之由相告郭氏喜曰今日爲吾見他日是
吾侄婦也遂與夫言昆山聞言喜不自勝
菊英却長嗟短嘆昆山因慰之曰此等佳
事何反不樂菊英曰他名登虎榜何等榮

白圭志

卷三

耀妾孤身寄跡何等凄凉既然得意功名
必將往京會試妾之事豈不拋開一邊豈
在吳江時會約定着人迎他不料反復如
此他心中若不忘妾定然與妾二樣懷思
豈非妾負了他他若因無人往接必謂此
事不娶一旦別夢到怪不得他負了妾似
此安得不嘆昆出曰小姐可寫一信付與
書徑如何菊曰無人可使昆曰那藥店中

有一墨客歸家他與舍侄同邑少不得我
亦有信去只在明日起身可修書付他帶
去便了藝英轉入房中寫了書信交與昆
山昆山即送交墨客墨客帶了書信望去
安而來不一日到了小梅村適遇一秀才
年約十五六歲在村前低頭散步遂揖問
曰此間有一張庭璠老爺否秀士曰即是
家兄足下何事問他墨客曰愚自湖南歸

白圭志

亭四

他合叔有信一封是與舍兄的秀士曰家
兄少出有信付我轉交便了墨客遂從袖
中取出一信交與秀士一揖而去原來這
秀士即美玉也自從省中受辱後十分苦
惱納悶不過所以出來閒散適遇墨客送
信乃肩認收了轉入書房私自拆開將昆
山家書拋在一邊細看菊英之信累曰

妾與君吳江訂盟普諧鸞鳳今君名

登虎榜志在鰲頭吳江之約想亦付
之流水矣妾雖遠隔千里而此心已
留於君腹妾父近知尔事怒而不容
幾逼妾至於死地今則隱身張村埋
名昆宅願君早降以決盟誓倘不如
意祈賜絕音妾當自盡以明素志書
不盡言靜俟來命

笑玉者畢喜曰原來是吳江女子也可恨

白圭志

序五

那晚不曾遇我但我才貌不在庭瑞之下
何獨不能得一笑配乎今觀此意見得此
女已今逃出在外不知借此機會假冒庭
瑞名字前往湖南一走若得此女爲婚不
啻平生之願也且庭瑞與我年貌相同庭
瑞的叔父又不相識此女在吳江月光之
下那俚看得清白縱然他認出我面貌我
才亦足以動之心中躊躇既定乃與父親

說知定請童僕來安同往湖南在路半月
到了湖南詩一公館歌下爲了鹿瑞名帖
令來安堪同出南問門到張村詢知昆宅
來安送上名帖見一老童答曰老翁在書
房去了這便無人收帖來安又尋到書房
見一人端坐觀書來安料是昆山遂跪下
呈上帖子昆山看了是佳兒名帖大喜遂
命請八美玉連忙趨趨納頭便拜昆山扶
起命坐於側昆山曰嘗在不遠千里而來
足見月下之情矣美玉曰思慕叔父甚切
非關月下事也若吳江訂盟實出意外今
小姐爲我幾至死地幸蒼天不絕人願蒙
叔父廣恩收育真乃再生之德也昆山曰
濟困扶危義所當然尔輩宜效之今小姐
寄居於此內外不便城內有公館是尔祖
父所創尔可暫寓此時俟我通個信息與

不文母然後擇日成親那時王
娘美玉點頭應諾此
至公館中歌：崑山見在鬼才貌十分
愛乃嘆曰向聞其詩乃天下之奇才今見
其人果蓋世之妙品真吾兄之幸也小姐
愛之可謂得其人矣正自語間忽一人至
視之乃巡撫家僕至中也崑曰尔來正好
小姐情人已今到了不可與知夫人以便

白圭志

亭九

擇日完婚王中曰夫人着我來請金安併
問小姐消息既有這個好音我當即告夫
人轉祈至意小姐便不言說乃返見了夫
人將此消息稟上夫人大喜乃暗贈金珠
綬疋令人送與小姐便託崑山代爲擇日
完婚却文假作悲啼友兒之狀日凡幾次
巡撫到也傷心奈追悔不反正在書房納
悶忽聞鼓聲亂响巡撫大驚即時出堂見

見長沙知府荒亂亂梟曰今有雲臺山賊匪千餘人在南門外強劫民間俾職聞報登城視之但見百姓紛紛亂竄求大人作主提兵擒賊以除民害心撫聞報親自會同總兵帶了兵馬出南門擒賊繆及數里只見百姓老幼不分男女混雜紛紛奔走巡撫遠望見一女子行走不動暫近再視之乃是女兒菊英也遂命左右捕之

白圭志

亭八

先以車載回衙原來菊英小姐因賊匪逼近是以雜在衆人中奔逃當下爲父親看見捕歸內衙重與母親相見悲喜交集但恐父親見怒正與母親商量忽鑼聲响先巡撫捕盜百餘而歸即時立決餘賊多死於戰場公事既畢乃入內衙夫人笑迎巡撫曰尔女兒還魂尔知道否夫人乃正色曰尔年已六十只有此女尔真欲其死

耶若非王中相救焉有今日重逢巡撫曰
我因一時之悞亦未嘗不悔今有女兒還
你免得你終日啼哭夫人笑曰今女兒已
歸可擇一才郎以完你我心願巡撫曰他
吳江自有情人何必別擇才郎夫人又曰
倘必讀書生到此肯相容否巡撫曰他若
到時完其孽緣而已何所不容夫人乃曰
實不相助令女婿已到見在公館中三年

鄉試他重了第二名舉人似此英才真不
愧為我家女婿矣既肯相容便當請入衙
內與女兒畢婚總是巡撫曰所憑夫人便
了於是商量既妥乃取二月花朝日與女
兒成親夫人遂使王中往見女婿約定日
期且暗贈與金寶羨王大喜乃重賞王中
中回到內衛在夫人外極力稱贊女婿才
貌大人太喜羨英亦暗暗快活到了那日

美玉身披紅粉頭插金花巡按用白馬
馬職學者中軍官至公館中迎接女婿入
衙時文武官員俱來作賀送禮者紛紛不
絕羨王拱立內堂听得三咚鼓罷八音齊
鳴婢女數人簇擁小姐出堂行交拜禮畢
送入洞房將飲合巹小姐偷眼看時却不
像庭瑞梅香在側附耳曰似非月下情人
小姐着急再看時果然不是庭瑞乃大驚
失色以目視梅香梅香會意即去稟夫人
曰今日貴人不是月下情郎此必奸徒冒
其名者夫人聞言急采見巡撫曰此非真
女婿乃冒名奸徒可快掬問休悞了女兒
終身巡撫笑曰這是甚么所在縱有飛天
之能亦不敢冒名到此總是月下看得不
真梅香插口曰定然不是巡撫罵曰你這
賤人也是一樣亂言縱然不是有此才貌

不愧爲我女婿夫人聞言亦喜却說小姐
在房中心甚意亂又無處可發一言欲待
問他又恐失休搨香此時又不在身邊急
得汗流如雨美玉在房中見了小姐花容
却十分得意忽有童僕來請曰各衙門夫
人俱已到齊見在廳上等候請貴人就席
張下遂出廳上飲酒時梅香走進房來將
巡撫夫人之話對小姐說了一徧嘴得麝

自主志

卷十一

其臉紅唇黑眼闕口開梅香大驚恰母親
亦至房中見女兒形狀慌忙問之菊白是
蒙母親養成人不料命多曲折前在吳
江與張郎訂約誓不改志誰想有此一番
牽連到今日文遇奸人假冒而來欲待說
破又恐壞我爹爹名色欲待不說吳江之
盟何在爲今之計有死而已夫人曰尔不
必如此我自存計乃密喚于中附耳曰尔

可如此如此王中受計而去未幾入官廳
跪稟美玉曰長沙知縣查旱歸特來拜會
請貴人出堂美玉曰多官在此飲酒不暇
相見叫他明日來罷王中乃出須臾又來
稟口長沙知府自京都轉聞貴人喜事特
來賀喜務乞一會今在頭門等候美玉曰
可惡這兩個官早又不來遂起身謂多官
曰少刻就來奉陪乃獨自一人往外而去

白圭志

卷十二

王中相隨到了頭門問曰長沙府何在言
未畢忽背後一人用鎖連一拋正鎖在美
玉頸上向前便扯背後數人相推而走美
玉不知何故忙問眾等爲何將我亂鎖王
中等更不答應不一剎到了縣前知縣端
坐堂上差人將美玉帶到公案前美玉怒
曰大胆知縣爾識巡撫之婿否知縣罵曰
眾這好徒見了本縣還不跪下美玉端然

不動知縣命左右棄了他衣巾推將跪下
便問曰尔是何處奸徒冒認巡撫女婿從
直招來美玉暗思此事無人知覺就是小
姐也認我不出此事却從那裡發作乃強
辯曰我作巡撫女婿來歷甚大尔謂我冒
認却有誰爲証知縣曰巡撫具女婿見面
在此尔尙欲強辨美玉暗思庭瑞已進京
那有甚對頭且我既入院衙又與小姐交

白圭志

第十三

拜了縱然知我賈冒他只好將錯就錯我自
自有巡撫作主那怕他甚么對頭只是強
辨知縣大怒將僉一擔責打四十美玉曰
我名登虎榜此地却打不得知縣曰我打
的是冒名奸徒快打兩傍皂隸遂將美玉
扯下便打美玉雖然受刑猶望巡撫來救
到底不招知縣拍案曰尔這奸徒不用大
刑印便肯招命左右即加之杖禱美玉受

前不過只得招出真情卻說美玉之僕來
受隨美玉至巡撫衙中正在西腳下飲酒
聞得宅門外喧嘩之聲忙出看時只聽得
有人言巡撫女婿被長沙縣拿去了多官
聞知不解其故各自棄席而散來安慌忙
奔告巡撫時巡撫正在後堂閒坐聞得此
事大怒曰縱有天大事也須稟我何敢擅
鎖我婿即時出令箭一枝命旗牌官往提
長沙縣忽夫人自內出曰永文欲逼死女
兒耶尔受當今重任爲邊疆大臣尚欲爲
萬民分憂今自己女兒之事尚不能辨其
清濁寧不畏人笑耶今女界普守節於庭
端不失身於奸人長沙縣鎖拿實我所恨
也巡撫聞言仰天嘆曰何罪獲於天使我
至此逆種徒取軍民笑談耳正是

白圭志

第十四

兒女多曲折軍民廣笑談

未知巡撫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六回

劉小姐倡和有意詩

張美玉招引無頭禍

方加之以杖又加之以桎既然招出
情由便當制之死地巡撫忽然一寬
真令讀者懔懔

菊英識出面貌來安道破情由乃嘆

自志

序十五

曰事有一定不可強也若因此便正
心修身何嘗做不得好人

有才者未必有貌有貌者未必有才
故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既欲取其
貌文欲取其才違菊秀之外復何取
焉

昔在湖南全然不用文墨今在劉國
開約便題新詩不用文墨到也有榮

有辱既題新詩竟然有辱無榮才藝
美玉之腹猶美玉投於污泥之中矣
可不惜歟

美玉之詩因情而作秀英之詩見韻
而和一則書於粉壁之內一則書於
園牆之外正所謂春色滿園關不住
一枝紅杏出牆來

庭瑞與菊英在吳江一倡一和何等

白圭志

亭十六

情景何等安閒美玉與秀英在劉園
一倡一和何等寂寞何等荒忙庭瑞
則天然自安利甲聯捷美玉則終朝
不寧杖屨常歿理有君子小人之別
於此可鑑矣

話說楊巡撫被夫人一席話說得仰天長
嘆因關自己女兒之事恐知縣掬出情由
活其罪名不便申詳只得取一紙條書

字令旗牌送至長沙縣去却說長沙縣館
欲將美玉收監忽見巡撫旗牌到來手中
執一紙條交上公案知縣看時只見是一
行軍書畧曰

奸徒罪大柰事關本院從輕恕之

知縣看畢然後旗牌乃退那美玉跪伏堂
下見了旗牌只道巡撫與他作主不料未
及片言遂去正不知何故知縣曰尔這不

白圭志

亭十七

法奸徒本欲決尔死罪今場大人將尔饒
終嗣後務要痛改前非休得自誤了性命
美玉叩頭而退因被扶棍傷了只得以手
就地匍匐而出到了頭門正遇童僕來安
扶持而行安曰僕自廊下飲酒聞得相公
被蟻差鎖去僕即慌忙告知巡撫巡撫大
怒正欲令旗牌官來提知縣又被夫人叩
住却原來是小姐認出相公的面貌來了

封夫人說知故使人到縣中叫了差來的
美玉聞言仰天嘆曰事有一定不可強也
我復有何面目再轉公館可到前面東嶽
廟中暫歇尔可去到寓所收拾鋪蓋併將
前日老夫人私下送來的金寶緞疋俱檢
拾可即寫一快船候便請一小轎來接
我便了正言問已到了東嶽廟前來安扶
到大殿上座下來小即抽身至公館一一

收拾寫了船隻即請了小轎到東嶽廟來
接了美玉下船即開船美玉心中悶悶
不樂來安乃曰雖欲求得小姐也得了許
多金珠緞疋等來一服千金難道取不得
一個美貌佳人不感美玉曰我此番若不
娶一才女有何面目回家不如將這此物
件帶往蘓州求娶一佳人傾不於是主意
既定乃順水而下抵蘓州租了公館欲

丁合人各處訪求女子務要才貌兩全者
此話一出各處有人說媒但所說女子亦
皆尋常有才者未必有貌有貌者未必有
才一日有王媒婆謊說桃花塢有一呂宅其
家有一女子年十六歲最善詩歌十分美
貌只是要身價銀五百兩方可黃玉聞言
大喜曰只要人才高美何惜千金媒婆曰
誠如是老身明日相邀同去看看包管相

白圭志

亭十九

公中意便了黃玉允諾媒婆辭去明日復
來邀了美玉同往到了桃花塢只見家家
門首立着少年女子穿紅着綠倚門而望
及到了呂宅坐定有一老鬼送出茶來茶
罷那媒婆抽身入內過了許久見幾個老
婦與媒婆帶出一個少年女子來那女子
遍身濃妝却也有幾分姿色見了美玉便
以目送情美玉暗想此女顏容雖可却不

覆閨門女子且試他才學如何遂曰昨聞
王媽媽盛稱大才苦於詩歌請將胸中錦
綉畧吐一二以廣我見聞那女子更不推
辭遂以口歌手舞共六歌竟是曲文美玉曰
我非愛歌妓所愛者古文才也媒婆曰相公
既見其一必知其二他最讀得書多豈不
能文如若不信當而一見功便了美玉曰既
能文請以今日爲題乞作佳句女子曰妾

白圭志

序二

自幼讀詩未曾見過這個題目只是那題
人影上有一句曰今日歸來雨又晴可是
真否媒婆接口曰相公此女在蘇州城中
算得有名談今博古無人可及如今才貌
俱見果然好麼美玉曰我要他作新詩如
要他講舊文言詒遂欲起身那媒婆扯住
曰相公不要着高了眼色我蘇州也算得
中華勝地要取這樣女子却也難得不

當面錯過了。美玉弄得不耐煩，乃曰：「女子我已中意，明日回話便了。」言訖遂起身，出了呂宅，走過幾家，將欲轉灣，忽有幾個女人拖拖扯扯，弄得美玉進去，遂將美玉迷纏這一時高興起來，把幾個女子一看，搖頭曰：「有好的喚來。」眾客有須臾，只見方纔呂宅那女子自後而來，見了美玉，抽身便走。眾女叫曰：「呂桂姐有客在此。」美玉笑曰：

白圭志

序三

適間已會過了，正欲起身，忽有一人衝撞打粉自外而來，見了美玉，便作色曰：「不是何人，清天白日，來此何幹？」美玉曰：「我在門首經過，被他捫扯進來的。」那人指美玉曰：「你若足好人，總不到此地來。」同我前去見官，乃從腰間取出鎖來，將美玉鎖了出來。美玉到也有口難分，只得說我是失路之人，誤了他的圈套，求大哥見憐，乃從身上

取出白銀幾兩交與那人曰這有幾兩銀子送與大哥茶費那人接過銀子遂開了鎖曰看銀子分上饒家去罷美玉轉到寓所悶悶不樂來安只道他看女子不中却知他有許多緣故靜坐公錦納悶不過一日天氣晴和來安帶了文方四寶出門如游玩時正暮春傍花隨柳約走了十餘里見有一村庄頗覺富庶村邊有一大廈

門口直書劉府二字傍有一花園十分美麗園門大開美玉與來安同入內觀花但見奇花百種盡皆開茂妙不可言又有彩樓畫閣閣下有魚池池邊青石欄杆忽見一美女立於池邊觀魚文有一婢手執羽扇倚欄側立那女子採摘一桃桃花燃於手中指東畫西笑容可掬美玉潛於花叢中仔細一看果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

花之貌忽有一兒見望花叢中潛入那婢
女檢一尾片望叢中拋來美玉將頭一斜
那女子見有人在花叢中便退入花簾中
去了美玉立起身來高聲戲吟曰

姐手撚花枝花枝與姐閑

姐貌果羞花花應落姐後

吟罷那婢女曰小姐在此看花求是何人
亦敢擅入花園美玉正欲回言忽聞簾內
低聲喚春香那婢女亦進簾中去了美玉
趣極乃取筆向閣下粉壁上題一絕云

花園得趣即將狂先有端娥到畫堂
春色滿園堪共賞何須簾內避張郎

吉水張美玉題

美玉題了一偈自覺有趣忽一人自外而

入美玉曰尔是誰人擅敢入此花園可速

去美玉曰美玉與而出原來這劉府乃

是本朝軍師劉伯溫之後見有一告病官
員劉元輝在家向爲雲南布政其子劉忠
斗終十九歲已欽點翰林學士爲太子
師這花園內女子即劉元輝之女秀英也
其父每爲議婚必使女考即才凡數十次
竟無可及者無知少年必使婢逐打要辱
者常多是日與婢春香游於苑囿見了美
玉便潛入珠簾內覷見美玉有潘安秀

白圭志

卷二

姿可人又聞其戲語見其題詩甚是驚愛
因僕正興將美玉取出乃移步至壁間看
其詩句因想其情欲和其韻又恐他人知
覺不雅遂使婢以水洗去其詩却自題一
絕和之寫罷文將美玉之詩用紙抄了再
讀之愈覺有情乃嘆曰真奇才也又復想
我這花園牽長門鎖此生縱然復來又如
何得進花園這詞句題在此間豈不明珠

潘安乃復使婢採去却携筆硯出園牆外來將和詩寫在牆外卻自轉綉房去了再說美玉被正與叱山心中唵唵想着池臺裏人於路詢知其家是世宦見有劉元暉老爺在家當時轉到寓所明日又要復往其僕來安諫曰此等地方一之已甚豈可再乎美玉曰非尔所知也這樣人家有這樣女子其胸中必有才學我已題詩在

白圭志

亭二五

園中料此女必憐而相之時日雖然被他逐出此乃無知小人何之介意我此番傾去或見了他家老爺典及池邊美人我便以才學動之於是美玉復滯於東郊到了河庄日已近午走到花園門口只見園門緊閉美玉乃遠牆散步只見牆上有詩一首其詩曰

詩家嘗念謫夢佳
誰覺仙風到州堂

惟有芳桃能自豔齊心靜俟看花郎

簾中女題

美王看罷大喜曰此非池邊美人和我之
韻耶乃取筆揮一絕云

一觀僂容現散滿腔心事誰知東瞻
西盼竟差渥粧釐作啞如痴

罵畢自語曰今觀此詩足見其才典意也
不料我美玉也有這個奇遇又曰庭瑞庭

白圭志

序二六

瑞求月下才女未必勝我池邊美人矣正
自樂處只見天土陰云密佈雷電疾作來
安曰雨來了可回去罷美玉亦忙轉身於
路且思且走不覺風雨驟至又無處可避
淋得遍身透濕不題却說秀英小姐自從
和詩之後寤寐皆想着看花書生又不知
他題詩後會復來否正尋思間見書房壁
上掛有一副書生衣巾遂生計曰以才機

才清所難舍，何區區守此俗規。遂將衣巾假扮男妝，手執小扇，出耳門而出。往城中訪美玉，臨出門時，暗囑春香勿語。却說劉元輝，偶自散步，來到圍牆外，忽見牆上有詩數行，看了大怒。又見有詞筆跡，不回乃歸。問其妻景夫人曰：「汝女與誰有私耶？」夫人曰：「是何言也？」元輝乃將牆外之詩告之。夫人不解，乃問婢女春香。春香詐推不詳。

白圭志

卷之七

夫人罵曰：「使尔伏侍小姐，理宜侍坐，隨行敢推不知。公我且問尔：小姐何在？」春香亦推不知。夫人怒，乃以鞭撻之。春香受撻不過，乃直言花園始末，併及男妝訪美玉之事。夫人急得面如土色。元輝乃至秀英書房中，搜出美玉詩句，乃大怒曰：「我家世代簪纓，豈容此辱女壞我家名？」遂正衣冠，打轎直抵吳縣，使僕投帖入內。吳縣即行出

只至後堂坐下元輝乃將游園之事以及
美玉題詩之故又言美玉拐誘女兒男枚
私奔求縣主作主欲除滅女兒於是縣主
即發火僉差人捉拿美玉元輝乃使僕正
典同往捉拿正典領命與公差合在一處
向各處尋捕去訖元輝乃辭歸心中悶悶
不樂夫人私問隨僕乃知元輝欲除滅女
兒遂使人知會正典要賣個眼色不許捉

白圭志

序二八

拿女兒正典得了這個消息又恐違了老
爺之命思索間三見一書生挨身而過視
之即小姐秀英也因思老爺夫人親不過
自己骨肉無非一時之氣不知賣個人清
免得他日埋怨回顧公差尚遠乃扯住小
姐低聲曰老爺大怒已告知縣主着公差
捉拿題詩人典小姐了可速避眼前之風
秀英聞言遂望南一而逃不題却說美玉自

從見了牆外詩句而獲至珍正想情不了
乃出門外閒散又欲往東郊探望尋思無
計可以進身忽見前日花園內此罵的家
人帶着公差而來見了美玉便鎖正是
方思劉府無由入誰覺公差有意夾
未知美玉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七回

朱子階劉忠得愛

白圭志

亭二九

城隍廟張宏殺身

南昌縣一鎖一杖長沙縣一杖一快

挑花場一鎖一放今吳縣又一杖一

快此所謂自作孽不可活也

張宏蔡博在第一回中劉忠殺宏在
第七回中遙遙報應自然而然而然人生
好謗可不畏哉

張宏蔡博自衛才編中出現張博爲

神自劉忠夢中出現可見陰陽交關
有奇寃自有奇報世人何必擔憂
美玉不死於江右不死於湖南乃死
於吳縣之獄張宏不死於水不死於
藥乃死於劉忠之刀其父子之間死
則同時人恨其不早孔子曰死生有
命由此觀之均非正命也

此處爲張博報仇一大結局又爲美

白圭志

序三十一

玉覓喪一大結局輕輕一回之中消
却無數大恨

今人祭禮多以猪鷄魚三牲人劉忠
祭城隍却以張宏爲猪傍用鷄魚配
之於中省得猪僧數金可謂省錢也
關

張博平日爲善今劉忠殺人以為祭
其享之乎從古至今未有用此儀牲

者吾當爲之一笑

秀英一女子乃敢下里而訪美玉美玉一男兒竟不能一番而娶嬌容秀英隨機應變全無半點憂患美玉嘗道杖挾竟無一毫生氣豈人爲哉實天遣耳

却說美玉被公差鎖了扯起便走美玉正不知何故乃罵曰宋這拘才只怕拿錯了

白圭志

卷三

人我是江右張相公家小我那裡去公差只不答應只扯他走不一時已到縣前公差入內換到知縣却升堂左右將美玉帶上跪於地下知縣曰我看尔學問不凡第得當時文人正當志心利第何得在此閒滯劉府花園豈尔散步之所况敢於小姐面前賣弄筆墨更且拐誘小姐罪在必誅我今憐尔青年秀士不忍加刑尔可將小

姐暗自放出，求便速還江右，無得在此。問由美玉叩頭曰：「此事甚冤，學生偏步貴府，却入花園題詩之事，實有若小姐踪跡。學生實出不知，且劉府官宦人家，閨門甚監。學生有甚術法，能拐誘小姐求父臺作主。知縣怒曰：『我憐求求尚不知，求與小姐兩做有意，且求二人之詩，現在此間，尚敢朦朧推托。』」他乃閨中小姐，從不出閨門，今

白圭志

卷三三

曰：「因何不見？」只道求是個好人，却原來是做好匪，可速招上，免受刑法。美玉曰：「冤枉難招，知縣大怒，遂杖二十，亦不招，乃加之。快棍美玉受刑，不過只得含糊招曰：『小姐是我拐了，已先往江右去了。』知縣乃將美玉收監，然後使劉僕止興往江右大路追尋小姐，連追兩日，不見踪跡，只得自己轉縣，却說美玉之僕來安，因美玉被吳縣捉

去忙到縣前打聽方知其出柰又在內堂
審問不得進去未及片時遂將羨玉收監
來安至監中會了一面即行轉到公館將
所有物件盡行封鎖乃出白銀百兩交付
房東託其代送監飯自己却收拾鋪蓋星
夜奔回吉水不尚半月已到見了張宏具
言羨玉招禍之由張宏聞言乃大哭曰吾
年已半百只有此點骨血倘遭不測奈何

白圭志

卷三

遂多帶金銀與僕中常同搭船望蘓州而
下不題却說劉元輝之子劉忠在京青年
學博議論有方帝甚愛之四月初遂欽點
爲福建巡撫忠謝恩出朝即時收拾起身
望福建進發由水路而上不一日船至南
康遂灣於朱子階內歇宿忠夜膳畢步出
船頭但見冷風習習畧有星光須臾八艚
乃伏几而卧忽報福建王到忠整衣出步

王八船艙忠納頭下拜王命侍人扶起賜
坐於側忠偷眼看王但見王相貌魁梧儼
然可畏王以手綽烏鬚微笑曰足下青年
科第今則遠任邊疆真乃世之豪傑也忠
曰臣下學識未充妄竊科甲今蒙聖恩使
爲福建巡撫因一時失計妄授此重任諸
凡事務乞大王指示王曰少年學博茲爲
封疆大臣正堪輻膺中之英才而老夫亦
得仗足下明威忠曰大王謙尊而光易道
昭矣請問駕自福建及此將欲何往王曰
奉帝命爲福建王尚未到任亦將起程乃
從袖中取出一白圭付劉忠曰此即爲政
之道足下不可輕之忠拜受王乃起身辭
出忠拜送去訖忽然醒來乃是有柯一夢
時已三更忠甚竒之回顧和中果有白圭
一塊長尺許上有刻文橫列三字曰衡才

身讀其畧曰

余姓張名博衡才即彌也世居吉水
今上三十八年秋九月丙寅日與族
弟張宏自蘓返舟宿隘內安起狼心
以藥絕我命凡三年困守冥中上帝
以忠厚見憐勅爲星子城隍又三年
陞南康城隍今陞福建城隍矣凡十
有五年含冤未伸今定數已終明日

白圭志

卷三

辰刻將泛失舵之舟旋泊江心初即
獲之以消余恨

刘忠看異十分驚訝乃曰既有如此奇冤
敢不爲之分斷是夜竟不能寐乃秉燭獨
坐天色微明南康城中文武官員皆來問
安忠謂南康府曰今辰刻有失舵之船過
此敢煩貴府爲我捉拿南康府領命即使
救奠船泛於江心以待失舵之船忽見二

大船從上流而來被一陣旋風將船吹到
星子石心把那舵打得粉碎船既無船便
隨風吹轉這些魚船一齊搖到那船還不
由分說便將那船推進朱子擋來南康知
府回復劉忠忠曰再煩貴府將那船上人
一概拿下近有一緊事欲借貴府公案結
斷知府領命即將那船上十餘人盡行拿
下便使三班六房往迎劉忠忠乃帶了白
圭

圭打道進城知府接進堂上劉忠即升堂
知府倍坐於側那一船人面面相覷竟不
解何爲左右將諸人帶上跪於階下忠厲
声曰張宏尔知罪否一人應曰無罪忠曰
可將應無罪者帶上餘皆起去衆人聞言
各自去了惟一人伏地不起忠問其由乃
張宏之僕中常也於是將應無罪者帶上
跪近案前忠問曰尔是張宏麼答是忠曰

凌何以至此。答曰：特往蘓州路過此，聞忠
曰：尔可將平生所爲從直招來。宏曰：小人
世居吉安，貿易爲生，別無所爲。忠曰：尔同
里有一張博否？宏答曰：已去世多年。忠曰：
尔見他死否？問到此處，宏乃失色。免強應
曰：如何不見他？即死在朱子階內。忠曰：尔
如何知道？宏曰：有個緣故。小人與他同船，
自蘓州歸，不料船到此間，霎時無病而死。

白圭志

亭三七

忠曰：今有人告尔藥死張博，尔可從直招
上，免受刑法。宏心中自虧，口中却強，乃曰：
告我者是誰？忠怒曰：天眼昭昭，豈容尔謀
才害命耶？尔要對証。雖臨死之日，可以得
見，不用刑法。料尔不招，遂將案上簽筒拋
下地，來左右將宏推下。其僕中常跪上，願
以身替責。忠怒命將中常逐出。這張宏受
責蒲杖，猶不肯招。劉忠謂南康府曰：昨夢

神賜白圭可以爲証遂從袖中取出白圭與知府看却命左右用大刑知府看了白圭謂云曰事已顯然何得強辨自取刑苦時左右已將桎梏夾在張宏腳上只未收緊宏曰雖死亦不屈招忠命收緊桎梏亦不招再收三分宏大叫求寬願招忠曰尔且招了再寬宏受刑不過只得將藥死之由一一招上忠命放開桎梏即行鎖入囚

白圭志

序三八

卓忠遂用硃筆無判語云

審得張宏於今上三十八年與張博自蘄州歸船灣朱子階內宏起不良之心因謀張博之財遂害張博之命張博舍冤十有五年矣其正直之氣感於天地故天命之爲神得降白圭授忠以鳴宏惡今神像現在闡疆忠當戮宏於神前以謝神嘯

這判語曉諭張掛府前時南庚城中人人
皆來觀看無不切齒罵宏惟其僕中常見
了知語十分驚恐且說劉忠即刺下船命
將囚車帶下到了船上即命開船中常却
不顧生死跳上船來向囚車跪泣宏在囚
車內泣囑之曰我已如此必不能復生尔
可打聽吾兒消息倘有不惻我盡絕矣今
惟尔平素忠厚必不負我心到家時雖憂

白圭志

卷三九

事主母別無他囑中常泣曰主人不必憂
心僕願以身代難遂跪向劉忠面前曰主
人有罪小人願以身替雖萬死不辭倘老
爺不易我主人我亦不能獨生便諸先死
於臺下次不眼見我主人受罪忠慰之曰
適聞尔跳上船來本欲重責因憐尔是個
義僕故不忍見罪尔主人謀財害命罪在
必誅尔如何替得尔欲自死於此豈不負

了尔主人託尔後託到反爲不羨不如去
罷中常只是叩頭哭泣忠命左右將他推
上圻來却自開船望福建近發不題這中
常只得歸家將此事報知主母主母聞知
去被囚子被監憂悶成疾幾日遂死中常
只得安葬畢復往蘇州打聽美玉消息不
題却說刘忠到了福建上任畢乃往各廟
行香及至城隍廟禮畢仰看神像大驚因

白圭志

亭四

指謂從人曰此城隍即我夢中所見者回
顧廟貌維新十分華麗當下回衙明日乃
用一猪架將張宏脫去衣裳縛於架上使
二人扛抬親自送至城隍廟來時闔属交
武但在廟中伺候刘忠到了船上座於東
旁將張宏正中放落忠問宏曰尔識此神
石宏仰頭一看更不答應但見七孔流血
滴於地下忠命割其兩耳宏大叫如殺猪

狀又命割其兩股剝其舌根然後搗其首
級以木器乘之獻於香案前左右以鷄魚
什之是爲三牲劉忠乃起身與衆官一齊
行禮祭畢命將宏屍棄於河中各自回衙
忠將此事修本進京并將白圭解獻不題
却說吳縣知縣將張美玉收監後總捕小姐
不着正要提張美玉審問忽見蔡子荒忙來
報說監內重犯張美玉今早身故知縣聞

白圭志

卷四

報驚曰小姐未獲該犯已死如之奈何遂
使人告劉元輝却說元輝正在家中納悶
忽有京報至報其子劉忠死了福建巡撫
於是心中大喜忽又有知縣使人來說張
美玉之專元輝曰此等事其死下事也
我那辱女聽其自去便了使人將此話回
須知縣遂將此事按下却說張宏之僕中
常來到蘇州時張美玉已死多時了中常只

得竟尋羨玉屍身用好棺木棄了撒回射
中時家中奴婢四散財帛一空只有童僕
來安獨守家中中常傷感不已遂葬羨玉
既畢有自福建來者詢知張宏之故只得
請僧追修凡四十九日既畢乃將其家在
田均分與張姓貧戶遂與來安同隱於五
山寺爲僧後皆化身成佛此是後語且說
秀英小姐逃出南門進退無路又恐家人

白圭志

第四二

看見只得隨路奔逃因感羨玉才貌世所
罕有況且有意於我豈非天緣不如先往
江右待他未嘗不可但是現今着差捉拿
倘一旦拿獲到也皂白難分正思慮間又
自解曰然以張生之才亦不至於殃及其
身於是主意既定遂決意往江右且實字
上有金鐲一對是爲路費恰遇一回頭所
子往九江的秀英乃以銀數兩僱了此一

坐到九江筭還了轎資遂去轎而行未召
救里脚已疼痛欲再請轎又無處去請王
無可奈何只得在亭子上打坐片時忽有
二人亦來亭上歇息秀英乃起身問曰
等是那俚人氏因何到此那人曰我等是
湖南人氏乃同胞兄弟也姓危名德弟名
雲俱在巡撫衙門走動今奉差往蕪州公
餘回來的請問相公尊居何處秀英隨口

白圭志

亭四二

答曰我乃吉水人也德曰相公聲音似蕪
州人氏秀又隨口答曰我自幼隨父在蕪
州讀書所以聲音相似德曰請問高姓秀
詐曰姓張雲問曰貴縣有一張庭瑞老爺
想必與相公相識秀英曰尔問他則甚雲
曰此人與我相善故問之耳秀英乃微笑
德曰莫非就是相公秀英笑曰既然相若
何反不識尔問我何事德曰向聞相公高

中今何不在京會試秀諒曰適從京都轉
身今日船到此間被風浪所害幸得小船
相救幾乎性命不保矣今孤身在此將欲
也坊反舍二人齊聲曰我有一船往湖南
去的到得蘆溪今阻風在此相公何不順
便搭我船去秀英聞言大喜正合徃張生
末路途乃曰既承二位相愛足感盛情矣
於是遂與危德兄弟下船時南風已息即

白圭志

第四回

行開船望上流進發危德兄弟譌以秀英
爲庭瑞在船十分敬重乃空一床好舖蓋
與秀英睡兄弟却做一床於是說說笑笑
德曰相公還計得吳城河下楊小姐麼秀
英不辭乃曰我不知甚楊小姐雲曰相公
好負心也小姐自從那晚與相公和詩訂
約後轉到衙中時時切念相公只望稟門
大人以成好事不料大人見怒將小姐而

白井幸得王大爺救出避難於村中後
又有山賊劫入村中小姐奔賊難又被大
人看見以車載回却又有一段緣故左右
與相公說了罷正是

自己憂思大別人故事多

未知說甚緣故且聽下文分解

第八回

說新文絕斷劉園約

白圭志

亭時五

講道德掩倒吳佐盤

秀英本欲往江右以俟美玉不料往
湖南而遇菊英菊英本欲守深閨以
俟庭瑞不料遇秀英而譏庭瑞事奇
而交亦奇

秀英訪美玉是以女求男菊英訪秀
英是以女遇女女求男未見情人女
遇女偏逢敵手

非美玉之詩何以見墻外之詩非墻外之詩何以起元輝之怒非元輝之怒何以至美玉之死非美玉之死何以絕秀英之念一處緊逼一處一層變換一層乃至有湖南之行矣

蘭英善男粧秀英善男粧菊英亦善男粧同一男粧也蘭英則志在功名秀英則爲訪美玉菊英則欲辨庭瑞

白圭志

亭四六

其志各自不同真令讀者快目

秀英是一假女婿菊英是一假公子菊英欲察秀英之假秀英則先知菊英之假此秀之所以勝菊矣故孫子曰知微知也百戰百勝

美玉在院衙全冒庭瑞之名秀英在書房却不用庭瑞之名菊英欲辨其非庭瑞秀英却辨其非公子秀英真

有勝人之才矣

危德謂張生死於獄，秀英大驚，驚後則思別圖。秀英謂庭瑞死於獄，菊英大驚，驚後則難改志。菊英之爲難，又甚於秀英矣。若使秀英遇美玉於吳江，三船亦必題詩訂約。今聞美玉死，未必安心別圖矣。

話說危雲謂秀英曰：還有一段緣故左右

白圭志

序四

與相公說了罷，秀英曰：願聞。雲曰：正月間，有一人不知何處，好徒冒了相公名字，到我大人衙中前來，就說相公在吳江與我小姐倡和的詩句。他竟一概知道，我捫天。人原不識相公尊容，竟被那奸徒冒認了。成親之時，在洞房中，被我小姐識出面貌，使婢稟知夫人，夫人大怒，即着長沙縣鎖拿奸徒審問。正要定他死罪，奈我大人不

公遂令知縣將他放了，可憐我大人夫人與小姐爲着相公一人，做了幾多故事，相公却將此事拋門一邊，安然自圖功名，好莫心也。秀英聞得此話，引動自己情出，不覺揮繁淚。小德曰：相公不必傷心，我大人將欲使人造府請相公就親，因恐相公進京去了，故未請耳。今幸相遇於此，敢請相公同往湖南，草成好事。秀英聞言，暗德那

白圭志

章四六

英紅小姐所遇的張生，莫非是花園的張生，但此等人物不可多得，必然是他無疑矣。乃詐應曰：我自京轉，必須回家告知，然後方可應召。危德應諾，自此更加敬重。間但見秀英面帶憂容，危德曰：相公在此，寂寞待我，說個新文與相公解悶。秀英曰：願聞。德曰：蘄州城外東郊有一劉元輝老爺，的小姐與婢女在花園內看花，有一書

生與相公同姓因尋春入他花園兒了那
小姐就寫詩一首那小姐却將他詩句抹
去又在圍牆外寫詩和他次日那小姐就
不見了劉老爺見了牆外詩句便大怒就
將此事報到吳縣即拿那書生到案問那
書生拐帶小姐那裡去了把他強打屈招
收監未幾日遂死在監中那小姐竟無處
尋踪這事奇也不奇秀英聞得此話大驚

白圭志

亭四九

失色只得勉強應答自思張生既死我復
何往但已至此無家可歸不如稱此二人
機會往湖南一走且那小姐是有才之人
又與我一様心病必然同病相憐或可
以安身亦未可知主意既定不一日船已
到了鹿江秀乃假意與危德兄弟作別德
曰相公欲回府當着舍弟相送到府上才
住兩天原與相公來此我便在此等候同

往湖南便了秀英曰必承神邀就此同往
湖南便了我當存封書信回家乃假意上
岸片時即下船來危德兄弟大喜遂開船
望蘆溪一路而來及到湖南危德先上岸
見了楊巡撫繳了公文乃稟曰小人奉差
到蘆州轉身在九江遇着大者翁女壻在
京會試回來小人敬請他到此今現在船
上端候示下巡撫聞知大喜重賞危德兄

白圭志

亭五十一

弟乃八由將此說與夫人說知夫人大喜
禹梅香在側聞知此事拉親知小姐時菊
英小姐正在觀書聽得這無信息乃喜曰
天不負我志也乃囑梅香曰尔認得張郎
可往觀之梅香領命而去却說楊巡撫一
面使危德兄弟及家丁用衙轎迎接女壻
到衙門大開煖閣接進內衙巡撫與夫人
起身相迎秀英却從容下轎行禮聞飄然

可愛禮畢請坐於東傍秀英欠身曰小生
寒窓中久慕老大人盛德今得晤明威實
三生有幸也巡撫曰老夫幼而無學壯而
無述今則老之將至耳蒙聖恩謬付邊頭
重任賴國運安寧得以自樂然才實不稱
職如足下青年學富真乃後生可畏今夕
筵臨敝衙得以點我迷津此老夫之大幸
也秀英曰小生碌碌庸才但願朝夕蒙訓

白圭志

卷五

大人無自謙也巡撫曰老夫年已六旬苦
無子媳孤生一姪女年已十六願配足下
爲婚未審尊意如何秀英暗想只要見了
他小姐自有主意權且應之乃曰既蒙大
人謬舉謹當如命只恐窮鄉下儒恐有辱
小姐耳正話間內已設席遂請秀英飲酒
巡撫親自相陪席間高談闊論對答如流
巡撫其音之飲罷命僕送秀英至書房片

歇下却說梅香領了小姐之命來到那房
覷見秀英而貌不是庭瑞聞其聲音亦不
是乃入告小姐曰此生又不是庭瑞但其
貌不在庭瑞之下今老爺令人送到書房
去了小姐何不假扮男粧去一試便知明
白免得再知前番之事荀莫大喜換了男
子衣巾望書房而來先使梅香通報曰少
爺相候秀英聞報暗思適聞庭瑞自言無

白圭志

第五

子又有甚麼少爺此必小姐假扮男粧來
試我也乃出迎接入內樓畢分賓主坐梅
香立於菊莢傍邊秀英指之曰盛介請便
容伸一言菊滿面通紅以目初梅香梅香
乃退秀英曰蒙令尊翁以令妹下配於愚
愚已允從適退八書房有人言令妹舊在
吳江黃夜與人聯詩訂約後爲令尊知覺
欲以家法治之令妹香避村中又因賦雖

一選爲合尊捕轉不期又有奸人假冒庭
瑞前來就親竟中其計直到洞房方爲合
妹察出將奸人着縣治罪此事果有之乎
菊英見他不是庭瑞正欲盤問不料秀英
反說出這段情由只得答曰有之秀曰誠
如是合妹寧無愧乎菊曰舍妹自勿讀書
詩才殊絕於人當時盡稱爲才女借仕
江偶觀風月適聞庭瑞高吟因其詩詞清

白圭志

卷五

新知其爲當世奇才也才蓬不能不留題
於光風霽月之下乎是酸舍妹亦如其詩
二才景同而詩合是以才憐木而有以約
也以詩而發乎性情豈凡夫俗子所能識
哉家君過於剛烈實一時之怒也幸天不
絕人願故舍妹得以旋歸奸人妄冒之由
亦家君失認之過也合妹察出奸冒更不
至於失身由此觀之合妹不徒爲才女可

讀烈女中之奇女也復何愧焉秀英竝笑
曰吾聞有才者必有德有德者必有行今
妹既讀詩書自負才名必當尊孔孟之訓
守朱程之規且教養婚配事由父母禮義
廉恥修自身心家庭有室室之別男女有
內外之分此數者雖窮鄉下邑凡夫俗子
所共知也今妹乃宦家子女聖門賢才自
當守正惡邪謹靜深閨方爲有用之學也

曰主志

字五四

乃因一詩而動心不以男女分別自負一
脈之微才見人以爲知己聞言以爲至交
遂不顧禮義廉恥竟以終身自約不思上
有父母在惡施爲雖凡夫俗子未必如是
兄乃以才名加之則古今之才盡成不美
之名耳今齒翁侃侃剛直豈能容此兄又
以尊翁爲過是兄之六不孝也夫爲烈女
者身雖女子志勝男兒謹言慎行以節爲

王令妹既自失于庭瑞又違命于父母過
奸人而不早察事臨時而後變面種種事
端豈烈女之規模也堂上交拜萬民共知
洞房合卺三楚相聞兄反以爲未失身豈
必欲共枕同食方爲失身者乎兄以烈女
歸之烈女中未嘗有如此之事也越之西
子善毀者不能閉其美齋之于姜善美者
不能掩其醜專已如是豈言辨所能掩乎

白圭志

中五

這一席話說得菊英滿面羞極無言可對
更不好問他姓名遂欲起身秀英一把扯
住曰令尊翁以令妹許我我與庭瑞如何
菊曰家父只道不是庭瑞來既非庭瑞何
得冒名至此秀英曰庭瑞已死兄尚不知
耶菊英問言大驚曰平何以知其死秀英
曰我在蕪州聞得庭瑞在東如劉府花園
內與一小姐和詩後爲劉老爺知覺即行

告到吳縣知縣將庭瑞收監未幾日死在
獄中此事貴署公差危德兄弟盡知菊英
聽了這個消息受驚不小急欲問危德虛
實又起身告辭秀英又扯住問曰與兄談
論半天未曾請教高姓大名菊英曰我乃
揚巡撫之子冰尚不知耶秀英曰適間令
尊翁自言無子然則令尊翁說我時菊英
受逼不過大叫一聲昏絕於地正是

白毛志

第五八

氣似湧泉問不住語如利劍實難吞
未知菊英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